皇明政要

卷之六

孝敬第十一

元年四月

太祖諱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

仰覩命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訓飭命之曰吾
祖宗去世既遠吾
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
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
不可得矣永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
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
王皆感泣

洪武二年夏四月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微

親適値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爲一朝之養此終身

之痛也朕昨夢見吾

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盖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

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勞若是況

人子母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陝興波侍來京忌侍丑鳳興言有母在肅州年八十餘歲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上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對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撫微不獨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旨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其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於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於天禧寺朝天宮命僧道誦經

太宗曰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天命爲天下所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法祖天心務遵成憲以爲經國遠

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

矣如不能此而推務脩齋誦經抑末矣

永樂元年六月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者數歲得一見者

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今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來聚

豈不甚愜于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

用稱友于之意

永樂二年五月

大將謁
孝陵有司請具法駕
太宗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嗟除道路
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永樂二年六月
太宗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諭及
太祖時事戚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
福利先親

上默然既而諭之曰爲臣人能繼承先業不失墜或又能
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爲孝至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
建立功業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爲孝天子
以四海爲家能思天祖者難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
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思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
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
以爲孝何必事佛乃爲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
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原缺

無服二說以聞
上亦未答明旦群臣皆素衣冠黑角帶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
在殯吾豈忍遽易士奇所執是也
宣德五年四月重脩玉牒成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
楊榮以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

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溯所自實本於
一人朕何敢忽七子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
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所歷年世最遠國家世
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遠宗帝堯明峻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過周家
上頷之曰然
英宗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淪禁將五六十年意
欲寬之一日謂學士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覽

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乃遣中官於鳳陽治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令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

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閽者二十人婢

妾十數人遣大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庶人入禁時方

二歲時年五十六七聞之悲喜不自勝賢謂此非細

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人曰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真

帝王矣東既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聽

溥仁惠第十二

甲午七月

太祖總守和陽彴諸將破城暴橫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

不相保

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虜人妻女使

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
嘗悉遣之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
悅
丙午三月
上進兵集慶路元師康茂才以衆降
上悉召吏民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
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
率衆至此爲民除亂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
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慎毋

暴橫以殃民撓政有不便者悉為汝除之於是城中
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乃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
患明日召諸將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
將兵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
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
謹受命徐達進兵攻鎮江克之號令嚴肅城中晏然
民不知有兵

乙巳夏四月

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州父老劉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

念諸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

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上曰濠吾故鄉

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宜飲樂歡

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

得父留此父老歸官教導子弟為善孝弟勤儉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彼濟等頓首謝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戒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洪武四年春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冰霜雪凍吾守邊將士甚艱若備中書其以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等處以給

將去省臣對曰備邊將士衣糧歲有常供無闕非邊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念之特以今歲天寒異於常時故
命加給耳古以今守衣不稱身猶若在躬況守邊將士尤
朕所深念也其給之勿緩
洪武六年秋九月命工部速作軍士衣米
上諭中書省臣曰處人君之位存仁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
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
至土木之功亦甚艱難每興建一役即思天下軍民之
勞服一衣即思天下寒者今臨濠營造之士宜

加給米五石衣一襲鈔二百錠禦寒也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

上諭刑官四方春萬物發生之時無知之民乃有犯法至死者雖值決不待時之律猶恐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皆減死論從諭工部臣曰曩以邊境未寧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匠隸京師比聞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能歸葬深可憫也爾工部即遣人收其遺骸函送其家各以鈔五錠給其妻子瘞之為令

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

仁宗為皇太孫

太祖命分閱中外臣民奏疏獨取其切於兵民疾苦及關

宗社者白之

太祖覽之稱善其間有一語一字之謬者悉置之不以白

太祖指示之曰爾忽之耶對曰顧小過失不足以瀆

天聽

太祖喜曰孫有君人之度哉嘗問之曰堯九年之水湯七

年之旱當時百姓奚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

自是益見重

永樂元年三月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
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太宗怒甚曰孔子謂廐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為人貴於
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本以為民今乃
毒民如此令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
者官贖還之
永樂四年七月
太宗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
內府貯藥材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

爲今大醫院如方製藥或爲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
宜用於京城内外散施仍詢朝臣中有通醫者俾分
往其事又曰朕於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倘于咫尺
不能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之令必
有實惠勿徒爲文具而已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畢　風寒甚謂翰林臣曰朕與卿等
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况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
可勝遂命書勑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

夏原吉等曰

朝廷待守邊者盛矣既頒給禦寒之具復家恩如此昔

楚子以巡撫三軍將士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有感

激況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嘗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況將士爲國家躬勤勞辛

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贊輔古人

有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其道

可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蓋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奸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仁宗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宣德二年七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兇

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於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爾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則爲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

宣德二年七月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前日卿奏內官監欲取民間幼丁學匠藝行移應天府選取五千人彼幼未諳事令習技藝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爾其體此心速止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户部臣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患民無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税糧多欠積歳既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愈困四方奏逃亡逋賦者皆以此故朕聞知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粮税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户部定議務得其中無病於民户部定以十分爲率三分折濶布三分折濶絹四分折鈔

上曰如此雖善但有絹濶幅者亦難得只宜隨民間所常

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令思各處取軍其中豈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今遠役則父母失所令有司勘實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於附近衛所充軍

宣德九年六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産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爲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
不必屑屑其己之

皇明政要卷之六

皇明政要卷之四

親儒臣第十三

洪武十六年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命剖析其義祖幹以爲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

道也甚加敬貌命二[illegible]以疾辭祖幹亦以
親老辭
皆許之
己亥正月
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
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沉張起敬孫履皆會食
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
有青田劉基龍泉張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
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上喜賜坐從容與論

經筵啓沃以時晝寖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
西創禮賢館處之時宋文忠守金華復薦王褘王天
錫至皆用之
庚子三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
濂至建康初
上在婺州既召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琛者
上素聞其名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以
上命請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見
上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

道無常惟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善其言甚禮貌之
永樂元年正月
文廟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
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楊士奇
首膺簡擢
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解縉胡廣金幼孜胡儼士奇楊榮
黃淮七人專典密務比進官時幾務孔殷每旦奏事
退內閣之臣造

展前進呈文字商輅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廟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

軍國之務盡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缺失或群臣之所言朕未達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

密疏以聞其毋諱於再三言之羣臣之間盡誠相與
庶幾朝無缺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宣廟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有股肱以為賢人
君子而用之則當信任之古之帝王推赤心置人腹
中人樂為用若旣用而復疑上下之情不通悪在其
為一體也故於儒臣每燕見必從容咨訪使盡其意
宣德八年四月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舜脩本以德

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其臣便是時無禹稷契皐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資也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為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盛治當求諸此

英廟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嘗於靜中召賢嘆曰為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亦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

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若依之則恍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止惟

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敬養齋宿第十四

右已上五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禮賜金幣而遣之濂還奏辭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
進脩

太祖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
華靡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脩是自棄也
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
諭濂賜以綺帛仍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

太祖待士之盛
洪武元年四月召劉基赴京師同盟勳冊基至京師
賚賜甚厚追贈其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

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太祖知其至誠不強也至三年七月進封誠意伯
太祖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太祖亦甚禮基常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洪武四年
太祖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意使凌悅因彈之劉基為
言李公將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此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

卽頓首曰是猶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宋末爲

之將運頽以天下之廣當求大木勝彼者如臣駑

鈍尤不可勝

上怒遂觧

洪武十年二月學士宋濂辭歸瀕行

太祖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二襲

太祖諭曰朕最慎於賞賚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贈

卿卿今年幾何濂曰七十有八

太祖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

太祖復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

仍俾孫慎護行

學士宋濂致仕後來朝見於端門

太祖佇想已久延問累日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孫諸王皆雅動欽色越六日

太祖降懿旨遣儀賓奉敕賸諸物抵寓館以賜曾是日侍

太祖遊[illegible]禁御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太祖嘗謂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彥皆

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

太祖嘗與宋濂飲濂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太祖強之三觴面赤如赭行不成步

太祖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

學士歌已又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

降

太祖召濂賜坐

太祖躬執金杓煉之于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之巵以賜濂
曰此和氣所焉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永樂初
太宗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歷事
皇考多效勞勤今筋力已衰日與群臣並入朝參觀其步
趨之艱難朕所以不忍自今令朔望朝見任事者不在
此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大學士楊榮等曰卿三

人暨蹇夏二尚書諭

先帝親信舊臣朕方倚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其知無

隱未善尚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一履尊位輒惡聞

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威順旨諛說取容或有忠

良特進嘉言或有不納則退而杜口以圖自全致令

人主因循肆志卒至覆敗今朕與卿等當以與為戒

君臣一體終始一心庶幾可以共圖永久因取五人

者語詞

親御宸翰賡三語云勿謂無害而難復勿以有所從違而

或怠且此朕實心卿等勉之蹇對曰

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

永樂二十二年

仁廟御思善門選用東宮官命户部尚書郭資爲太子太

師仍兼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儒執妨事且多病

請令致事

上意未可召楊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仍舉義兵一切軍需粮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

誠佐輔甚得資力今出危履安吾嗣大位乃遂棄之

否誠不忍對曰故僧熙人故不爲此

皇上盛德

上問士齊資爲太宗如何對曰資強毅人不得干以私但

性偏執甚至沮格

恩澤不流於下

上問其故對曰

詔赦數下蠲免災傷租稅錢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

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朕今能守經非衆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碩老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不從

二人言無幾蹇夏又數數言胥儀執妨事不去貴仁
政必爲所格
上強從之命爵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事書
璽書褒諭賜銀鈔綵幣甚厚資歸逾月
上念之不置間諭士奇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貧其謂我
何吾欲遣人視之月少加賜賚士奇對曰賜賚有時
而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事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
儲得減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即令戶部給資半俸

宣廟宣德七年六月

上廟在宮中覽尚書黃福奏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早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者 然福遠托外行部命之綏輯凋瘵殆得交阯命總藩憲逆叛紛然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術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莫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

輿馬趨從揚揚福

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

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常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

京根本之地緩急可依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

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天順五年十一月

英廟顧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六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翺為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

皇明政要卷之六

開言路第十五

戊戌十二月

太祖自渡江徵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
璉諸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
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
鄧愈築城百姓怨否對曰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亦為迫促以失人心

即命羅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之請成敗之迹若漢
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
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皆以不嗜殺人故能
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
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
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
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

以休息之因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
待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
布帛撫慰之而去
辛丑七月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
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
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則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为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王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主上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欲狀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洪武九年閏月

太祖因天變下詔求言曰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群雄並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默省古今乾道變常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措乎是惟召告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鑑朕之所德假公營私者又非賢人君子

洪武十五年八月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廣國

莫如薦舉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敵不盡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爲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宇內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餘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爲迭興之閏位乃知秦爲漢閏隋爲唐閏元爲

國朝之閏亦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

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

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由

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

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

亦反是蠹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

道修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太宗即位初年十月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使民及

守邊數事

太宗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以為治朕即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無幾人此成萃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卿等亦無默默而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

太宗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嘗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

科辦事如吾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
而然無子亦言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二事利害可言
令在於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千里豈肯言乎爾等還
以此言申諭之具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
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百官

永樂二年三月

太宗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
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凡來皆所聞天下
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

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永樂二年四月

太宗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於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己敢言者強於君所以魏徵之風世不多見若使盡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朕與爾等皆勉之

永樂三年四月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　所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要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王視天下猶一堂滿堂宴笑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堂為之不樂若今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危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

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永樂四年

太宗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最脞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諱拒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永樂十九年四月給事中柯暹監察御史何忠等薦

鄒言事頗訐直欲逮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亦
劾斗數請于
太宗罪之
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今罪直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
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王皆獎直言今爾數請罪之
是欲朕為何如主且彼所言爾等過失若誠有即因
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爾何損今罪之將重
其名而益朕與爾等之過矣慶等愧而退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仁廟嘉納之御禮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今賜卿綵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宣德五年四月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宣廟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為侍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

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耻不若己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不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况其耳者乎吾以爲若人者當以太宗爲法

樂改過第十六

洪武初年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

此不殺此詆謗罪當誅

上笞之而震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覽疏中有足采者召問意者罵曰吾怒時若

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

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洪武初翰林進大祀祝文有予我字

太祖怒甚桂彥良進曰臣聞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文

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頃

上譴呵衆皆俯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使大理卿虞謙先是

奏事侍臣有言此當稱前啓請

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數奏爲背恩者又有言甚屬官

楊時習先導之謙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爲太理少

卿而陞時習爲卿其後楊士奇獨進奏事畢未退

仁宗問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虞謙乎對曰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先

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

居卿位甚懼不安又言謙歷事數十年皆居通顯頗
爲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
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交阯闕按察使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
習交阯按察使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群臣之意甚好言或未當輒有

封章進來士奇對曰此由

陛下聖德容納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

怒爲用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故每聞群臣言退未嘗不反復思之或

吾言有過退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

所以爲聖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爲法

洪熙元年春正月

仁廟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爲君以受

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言爲忠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昨日朝會從呂震所請今悔何及雖然朕聞心遂回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綵表裏

洪熙元年四月

仁宗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其繁指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文奏其賣直沽名召楊士奇等至榻前語以謙之

逾分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內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弋謙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皆悚又相與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

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

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等迎合以益吾過
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
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
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諭衆
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
璽書親諭之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
敕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
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
爾知朕心毋吝於言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
木害民者於是召弋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取
清鯁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千貫馳驛詣四川
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
天順　年　月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
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叅將曹

廣兵部以爲不可

上欲允之召李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